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淡然問道：「劉素客呢？我以為他應該到了現身的時候了！」

一個婦人笑笑道：「主人心敬公子為無雙高士，不敢以常服相見，該下正在換裝，少時即來相見，公子先請進來坐一下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才道：「他的花樣真多！」

口中如此說著，身子還是跨進了門，這間屋中外表上看來華貴無匹，到了裡面，卻陳設得異常樸素，除了雅潔一塵不染外，所有的桌椅都是普通的白楊木而已……

耿不取略感意外道：「這兒是劉素客的起居所？」

那婦人一笑道：「是的！主人居室有好幾處，此地卻是他最喜歡的所在，也因為金公子是他最欽敬的高士，才特別開放此地待客！」

耿不取略感失望地道：「我倒想見識一下他還有什麼別出心裁的佈置，這個地方……」

婦人微笑道：「耿先生不必失望，主人說過這是他最得意的佈置呢！富貴華人所欲，及第倫元亦平常，由絢爛歸於平淡，才是人生至高的境界，這堂中一幾一椅，莫不含有無限深意，二位可以慢慢領略……」

耿不取哦了一聲，與金蒲孤備找了一張椅子坐下，開始瀏覽覽全室，想找到一點劉

素客的精心佈置！

那婦人卻捧了兩盞香茗，另一個婦人則端了一個漆盤，盛著四色鮮果，放在他們面前的茶几上含笑說：「二位請隨便用一點！」
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謝謝！借問二位是……」

那婦人含笑說：「賤妾劉寒梅，那是拙妹劉寒竹，另外還有四個妹妹芬蘭，芬桃，秋棠，秋菊，我們都是主人的侍妾……」

金蒲孤哦了一聲道：「我聽日英大小姐提起過各位，二位身佩長劍……」

劉寒梅笑笑道：「不錯，賤妾與竹妹學劍，蘭桃棠菊四位妹妹習拳，祇可惜公子那半闕釵頭鳳填得太精妙了，使得賤妾姊妹不敢領賜教誨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那是各位太客氣，在下雖然能說出來，卻不見得必能做得！」

劉寒梅笑道：「日英拿著那幅上聯進來時，我們曾經有過爭論，照賤妾的意思想領教一番的，但是縱然公子真的能做到，我們也不一定會有危險，因為公子宅心仁善，也許不會動手殺死我們女人的，可是主人卻堅決反對！」

金蒲孤一樹眉毛道：「劉素客以為我會殺死你們？」

劉寒梅搖頭道：「不！主人也認為公子下不了這種毒手，他說這是公子唯一可乘之弱點，可是他願意加以利用……」

金蒲孤微異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劉寒梅一更莊容道：「主人自己也是個讀書人，他最恨君子可欺其方也這句話，方正之心，乃天地正氣之所鍾，是天下最值得尊敬的一種胸懷，他不能做出這種卑鄙之事……」

金蒲孤頗感意外地道：「劉素客會有這種想法？」

劉寒梅正色道：「主人也是個值得尊敬的大智大仁之士，公子怎麼可以對他懷有成見？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我道聽途聞聽得，劉素客似乎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好，不過我也不懷疑他對他的看法，等我看見他本人之後，再作定論吧！」

劉寒梅輕輕一笑道：「悠悠衆口難可離，然螢火不足以知月明，主人所為不求俗人瞭解，卻希望公子能多懂得他一點，此間四壁有幾幅圖畫，主人的一切都包含在內了，圖下的空白是留待知己品題的，公子若能將四幅圖畫都填了出來，自然會瞭解主人的為人了，那時主人自然會對公子傾心相交，否則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問道：「否則如何？」

劉寒梅笑了一下道：「否則就是公子不足以知主人，主人也不會以知己視公子，那下面的話賤妾就不必說了，反正敵友之分，全在此一舉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劉素客的一面還真難見……」

劉寒梅連忙道：「這是最後的一次考驗，公子請勉強一試吧，賤妾等也不多作打擾了！」

(五十九)

「什麼？你在開玩笑嗎？」

「喂，大哥，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的樣子嗎？為了這個人，殺兩個記者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。總而言之，祇要你離開這個人，我就跟你走，當你的人質。大哥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宇津木慎介看了一眼聲音漸漸高亢的女人，並感覺到抵在腰部的槍動了動。

眼前這個女人不但臉色慘白、表情扭曲，就連淚水盈眶的雙眼都因心意已決而閃閃發光。

宇津木慎介不由地鬆開拉住多門連太郎的手臂，多門連太郎很快走開五六步遠，然後對他說：

「宇津水先生，很抱歉我沒有遵守約定。不過我祇是暫時獲得自由，因為我還有事要辦，等我弄明白一切之後，一定會去新日報社拜訪你。阿薰，不要冒冒失失、莽莽撞撞的哦！」

站在宇津木慎介身邊的女人，那個阿薰含著淚點頭。

「等等！」

宇津木慎介本想追上前去，但左手拉住他的阿薰，又用握在右手的槍抵住宇津木的腰。

「難道你不認識這玩意兒？」

這時多門連太郎已經跑了五六米遠，緊接著有一輛汽車從後面追上來，一個男人從車內探出頭來。

「連太郎，快上車！」

「哦？」

這件事就連多門連太郎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，祇見他吃驚地位立在原地，一直盯著對方看。

「啊！是你，王……」

多門連太郎指著車裡的人不知道說了些什麼，車裡的人馬上喝道：「笨蛋！什麼都別說，快上車！」

「是！」

多門連太郎點點頭，踉踉蹌蹌地走了兩三步才開門上車。他一坐進車內，汽車便立刻呼嘯而去。

宇津木慎介茫然地目送車子駛去，而挽著宇津木慎介手臂的阿薰，眼裡也流露出迷茫的神色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宇津木慎介才轉頭問阿薰：「你認識剛才車子裡的那個人嗎？」

「不認識，我從沒見過那位先生。」

「喂！那麼你也該把那個危險的東西拿出來了吧！」

「嗯。」

阿薰乖乖地把小型手槍交給宇津木慎介。

「你說你要當人質的。」

「是啊！如何處置，任君決定！」

「哈哈，你真是個好女孩！」

兩人宛如戀人般手挽著手，默默漫步在夜深人靜的大街上。或許是戲院散場的緣故吧！此時人群開始如潮水般穿梭在兩人身旁，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剛才街頭上演的「逃亡插曲」。

不過，寧津木慎介也知道，剛才用車子把多門連太郎帶走的人，正是前衣笠王爺——也就是現在的衣笠智仁。

金田一耕助面對著衣笠智仁。

(一〇五)

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我這樣說了之後，祇見她的左眼，連眨了幾下，同時，又聽得陶格夫人在問：「唐娜，你在哪裡？」

唐娜則回答：「我在衛斯理的身邊，媽，你又在什麼地方？」

她們在同一個身體之內，互相之間，自然無法看到對方，陶格夫人立即又問道：「我也在衛斯理的身邊，這……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知道時間寶貴，決不能由她們母女「兩人」，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，因為那會浪費很多時間，我再次呼喝：「唐娜，你能不能再講話？」

左眼又連眨了幾下，我疾聲問：「陶格夫人，你們要見我的目的是什麼？快說，我相信你能說話的時間，少之又少了。」

她喘了幾下，十分焦急地道：「時間顛倒了，未來世界……為了會有未來世界，他們……他們回到了過去……極遠的過去，作了安排……」

我聽得十分用心，雖然她用的語句，和伊凡不同，但是所說的一定是同一件事。

這是很難理解的事，如果我第一次接觸，一定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云。

但是我已在伊凡的口中，知道了有這麼一件事，所以比較容易明白。

我說道：「是，未來世界的統治者，為了未來會有未來世界的出現，所以，利用時間逆轉裝置，到了過去，安排下了開創未來世界的條件。」

(我的這一番話，也不容易聽了之後一下子就明白。如果一遍就明白了，自然很好。如果一遍不明白，就多聽幾遍，也不是那麼難明白的。)

她連連點頭，氣喘得更甚，我想再去刺激她的百會穴，可是考慮了一下，沒有再敢出手。

她在努力掙扎著，企圖說話，可是卻難以成句。我急得搓手：「伊凡告訴我，有圈套，他們安排的圈套，圈套的內容是什麼？」

陶格夫人的右眼努力睜大，她的右半邊嘴角，也牽動得劇烈，喉際發出的聲音，卻仍然一點意義都沒有，我知道她快死了，可是也沒有別的法子。祇見她的右手，十分艱難地揚起，指了指她的頭部，又要向我伸過來，我連忙湊過頭去，她的手，按住了我的頭頂——應該說，她的手再也無力揚起，垂了下來，恰好落在我的頭頂上。

我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居然還想到了溫寶裕，因此可知，我對這小子，確然十分關切，我急急道：「你們兩位靈魂，在離開身體之後，隨便哪一位，請進入陳安安的身體去，請。」我看到的情形是：右眼沒有反應，目光已然完全涣散，而左眼，卻眨動了一下，想趁第二下時，已經不能，陶格夫人死了。

照我的理解，身體死亡之後，靈魂就離體，我自然而然，四面張望了一下，但是我當然看不到她們的靈魂在什麼地方。

(七十七)



「好漂亮！」凌靚兒驚呼，看著這有如水滴做成的項鍊。

「這一顆顆的珠子叫晶玉，平時看起來晶瑩剔透，不過在月光下卻會呈現七彩光芒，所以也有個別稱叫月光寶石，戴在身上有行血助氣的功用，也可以避邪，是非常難得的珍品。」霍非凡告訴凌靚兒。

「那這條項鍊一定價值連城吧。」凌靚兒看得出它的不凡。

霍非凡微笑：「喜歡嗎？」將晶玉掛在凌靚兒纖美的頸項上。

凌靚兒點點頭，摸著項上的晶玉，受寵若驚地望著霍非凡。

「要送給我？」

「你喜歡就送你。」其實是霍非凡特地要他的好友去來送她的。

凌靚兒開心地笑了，霍非凡還不會送她禮物呢。但又馬上想到：「其他的姐姐們也有嗎？」

「這晶玉極為稀少，全天下大概也祇有這一串了。」霍非凡撫著凌靚兒的長髮回答。

凌靚兒摸摸頸上的晶玉，心中有個主意。

「既然這麼珍貴，靚兒也不好意思獨佔，那把晶玉拆開，串在金鏈子上分給每個姐姐好不好？那大家都可以分享到這漂亮的月光寶石了。」她很大方地徵詢丈夫的意見。

霍非凡聞言，臉色沉下：「這是我送給你的東西，你卻要轉送給別？」

「這晶玉一顆顆是可以分開的，所以靚兒才想讓姐姐們都能擁有如此美麗的項鍊，讓大家都高興，這樣不是更好？」凌靚兒解釋，獨樂不如衆樂啊。

「你的每樣東西都這麼喜歡和大家分享，其中也包含了我不對？若能不用每

天面對我，我其他的妻妾可以替換你伺候我，你一定最高興了，是吧？」霍非凡眼冷冷地瞪著凌靚兒，嗓音裡有怒氣。

凌靚兒已經有許久沒見到霍非凡如此冷酷的神情，她不明白他怎麼突然發脾氣了，急著說明：

「不是的，靚兒祇是一番好意，讓姐姐們也收到夫君的大禮，若夫君你不喜歡，靚兒就不做了。」

「你不做是因為我不高興、我不喜歡，若我高興、我喜歡就沒問題了，反正你就是完全以我的意見為主，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了，是不是？」霍非凡厲聲問。

凌靚兒怯怯地點點頭，畏懼的大眼裡佈滿疑問，不明白自己哪裡做錯了？

「你如此的順從我到底是發自內心，還是不想讓我生氣才這麼做呢？」霍非凡抬高她的下巴，危險地揚起了眉角。

「夫君請你別……別生……生氣，若靚兒……做錯了，靚兒會改，你不要生……生氣了。」凌靚兒眸眸可憐兮兮地看著霍非凡，她當然不想讓他生氣了。

「你會改？那你明白自己做錯什麼事嗎？」霍非凡語氣不善地直問她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凌靚兒被問倒了，回答不出來。

霍非凡眼裡有深沉的失望，他嘲弄地撇撇嘴。

(四十九)

非凡莊主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見柯爺發作女兒，很不耐煩，道：「一個遠來至戚，兄妹出來見個禮兒，何妨？你又來扯淡，多管閒事！」柯爺道：「你哪知，男女七歲不同席。雖是至戚，也有瓜李之嫌。父母不管，豈不被人議論？」夫人道：「動不動說的是老頭巾的話，倒也可笑！」柯爺也不及同公子敘寒溫，祇與夫人拌嘴。公子此刻見小姐已去了，大失所望；又見柯爺為小姐出來與他一會，反同姨母爭競起來，弄得伺促不安，也不等他晚飯吃了，即起身告別。夫人還說相留，柯爺反說：「姨侄的令尊令堂在家懸望，不必苦苦相留，改日再會罷。」說著，送了宣公子出來，上轎而去。回來又埋怨夫人一番道：「雖宣家姨侄生得儀表甚好，卻是舉止輕浮，以後防閑要緊！」夫人笑而又氣道：「男女一見了面，便不成有什麼事故出來？」柯爺惱道：「你婦人淺見，知道什麼！」自此，夫人與柯爺專為此事架駱不休。且自慢表。

再言宣公子自到柯府見了姨妹，回來眼思夢想，唸唸不釋，暗將此意告知母親。宣夫人也深知姨女才貌雙全，堪以匹配親兒，又是親上加親，與宣翁商議代兒子求媒向柯府求親之事。宣翁聽說，皺著眉，搖著頭道：「若論我與柯襟兒連姻，自是門當戶對。乃這位襟兒性情執拗，且又多疑，未必肯允這門親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姻緣隨天所定，不過借人力求之。行止再作商議。」宣翁見夫人言之有理，點頭允允。次日即托刑部侍郎裴翁為媒，到柯府求親。

裴翁因兩處俱是同年交好，不好即卻，祇得坐轎到柯府而來。先有家人投了名帖進去，柯爺整衣出迎。裴翁入內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家丁獻茶。茶畢，柯爺問道：「年兄何事下顧？望乞見教。」裴翁笑道：「特來與年兄的令媛作伐，故輕造尊府。」柯爺道：「女大自要當婚也。擇婿之才貌若何，方可允親。但不知年兄做媒說的哪一家兒郎？」

裴翁道：「若論女婿才貌，固是好的。親家與你同年好友，又是襟戚。這頭親事可好麼？」柯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年兄是來代宣襟兒的兒郎做媒，卻有三不可，做不得親。」如何批駁出來，且看下文。

第三回 遊園偷情 尋香召鸞

詩曰：
花前月下訂佳期，浪蝶狂蜂祇自知。
怪煞聲聲鐵馬響，鴛鴦驚散碧波池。
裴翁問：「有何三不可？倒要請教年兄！」

(八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